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

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

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

自期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

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

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

隅禺中時加已也淮南子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孤欲以

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

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

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

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

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 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

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

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

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

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

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

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以眾棲於會

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尊前君之意復以會

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

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

吳越春秋

欵欵字下當有立字

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

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

於虔切

立霸王之

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欵築城立郭

分設里閭欵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

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

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

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

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

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

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

易音亦處上聲

不得其位明

臣屬也城既成而恠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

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恠山

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

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恠山越絕曰龜山句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

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

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

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

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土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疑當天地之

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冀土之城何能

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

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

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

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

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

冠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

以望起離宮於淮陽越絕云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

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

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

丘越絕駕臺立苑於樂野之越絕曰越王七獵

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燕臺

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齋臺在於襟山被

境無襟山越絕曰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既

日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

三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一日冰室所以

備膳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

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

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

有聖臣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

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

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

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

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

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

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

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

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苦身

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募足寒則漬

之以水冬常抱兵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

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

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

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

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

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

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

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

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縱橫八百餘里

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韻會

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欖報吳增封之禮謂欖為越楸今此書無九欖二字詳下文文

筭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文筭七枚

狐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

騷船總名也或作搜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秋當作狹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
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
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
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縶於南林之中
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
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
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
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

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曰葛不連蔓
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

荼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

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

采葛婦詩有饒不遑食四體女工織兮不敢

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

羽竒機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

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
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
疇民富國彊衆安道秦越王遂師入臣與其
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
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
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
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
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

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
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

游以罷

音疲

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

詳文
意上

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
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為國者遇

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饒
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
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

國道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狐
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
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
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猛獸將擊
必餌餌當毛帖伏驚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
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
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

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
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
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
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
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
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
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
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
 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
 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
 墮亦作頽下墜也頽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
 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
 其熾水靜則無漚澗之怒火消則無燾毛之
 契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
 威折兵剄而軍退士散而眾解臣請按師整
 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
 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
 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
 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
 亦能朝之聖人能從眾亦能使之今吳承闔
 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
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
王虚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
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
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
如鼻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
據五勝而自以為獲水昔湯武乘四時之利
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

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

吳蒙天祉福得

得下當自返字

越國群臣教誨各畫

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擻

驚疑當作警

而召群

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
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
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
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
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
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
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

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
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

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

音刈

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

易字不通疑若字之誤若

吝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
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
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

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
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
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礪溪之
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也囚有貪
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
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
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
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

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

在計碗曰選賢實事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

試以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難

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

無量不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以察其能及亂

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

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

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

益寡人也計碗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浞議則霸王之術在
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
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
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
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
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
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

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

有九術

史記作七術

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

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

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

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

易於脫屣願大夫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

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

遺

去聲贈也下同

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

粟橐以虐其國利所歆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

毋祭陵山於會稽

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

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

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

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未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

執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

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

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柴楸以獻吳又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

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

梓陰為榭柎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

剡削磨礮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

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

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

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

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

舞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

王以爲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

為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子胥諫曰

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

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

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

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

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

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

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

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

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

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

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

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

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

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

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審於存亡乃可量敵

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越王曰天地之

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

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

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

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

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碗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

天大集察緯宿

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

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

陟畧切

望陽出糶笑

笑通作策

其極計三年五倍

也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碗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

女曰西施鄭旦

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

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

越舊經土城在

會稽縣東六里

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

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

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

以鄙陋寢容

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

貌侵短小謂醜惡也

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

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

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

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俸晦
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
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
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桀伐有施氏以妹喜女為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為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為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文幽王周於

亡妹音未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
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
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
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
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
種使去吳因宰嚭來見吳王辭曰越國漥下
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饒乏道存饒餒願

吳越春秋 卷九

吳越春秋 卷九
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
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
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
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
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
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
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
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
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
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
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饒餓
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因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
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

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

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

聞狼子有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

餒以食蝮蝮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

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讐棄忠臣之言以順

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吳豸豸無足者曰豸疑當作豸

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

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

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

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

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

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

徒欲干君之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

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

縱石室之囚受其實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

吳越春秋 卷九
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
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
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
乃王者封亾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
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
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
奉使迈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

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
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
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
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
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
生者吳民大饒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
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
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

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
 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
 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
 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
 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
 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
 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
 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

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筵竹

篠筵竹名篠直尋切筵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篠筵竹枝上頡橋未

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

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接取其未

按此書未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畫日三接

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

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

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

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

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其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兔追形逐影光若拂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

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

之教軍士

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墮左傳五版為墮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声高或人也

當世

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

勝越

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

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

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

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

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饒食鳥獸渴
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
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
之害故歌曰緇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
是神農皇帝皇當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
臣牟夷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
孤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
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

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
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
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

機設樞釋名勢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

也亦言如門戶之加之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以力然後諸侯可服

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

三侯少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

異耳也無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

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

也稱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

以挑弓棘矢而備鄰國也

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挑孤棘矢以共

禦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

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閔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

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

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
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
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挽左手不
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音曰夫射
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王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

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
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
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
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
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

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傳第九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

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

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

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

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

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也國之證



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
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奠死問傷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早事夫差
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
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

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
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免者免身
脫也謂生

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

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犬陽畜
豚陰畜

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
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平其居好上其衣飽其食而簡
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
羹以游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鋪而啜
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
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
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
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
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

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
之人以塞吾之宿讐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
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
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讐孤
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
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
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
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

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羸當

作羸蒲水草羸蛤蚌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龜人事又見

於卜筮王若起斯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

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

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敬

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

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

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

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

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

不赦蠱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

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

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

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今夫差衣

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微外有山犀有水犀

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不患其志行之少耻

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

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
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
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
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
作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
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
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

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
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

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

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

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

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

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以乙酉與吳戰丙戌
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

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
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
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兵卒伐吳左按

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

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
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
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

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惟是

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於

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

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

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

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

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

國語欲

民所

欲去民所惡

烏故切

稱其善掩其惡

過各切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王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

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為之始以仁次之

以勇繼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

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饒寒之節

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繼去就之疑決可

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矣

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

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

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

中襄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

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

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

審伐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

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

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

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不守以待不虞

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

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

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

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碗曰

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

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
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
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
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
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
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以下國中曰五日之
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
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

背

音倍下
背垣同

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

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

子當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

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

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

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
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
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
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
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
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
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

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
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戒宗廟之讐以謝於
二三子令平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
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
別相去之詞曰蹀蹀摧長惡弓擢戟馭及

殊兵器詩伯也執爰周禮爰以積竹八觚長
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
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爰殊
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

也離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

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貔驅或曰似羆驅或曰似羆樁樁俱俱切

似狸能捕獸祭天陸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

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

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

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攜李斬有罪者三人以

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

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

親老之愛越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

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

之疾病也其有死也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

父母昆弟之有死也葬埋之矣明日又狗於

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

葉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
力不足以勝平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
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
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
不能過也即君所
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
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
力道見鼂張復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
軼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鼂蟲而為

之軼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

去吾意者今鼂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
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
部部各自令其圭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
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
者軼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君於江南越
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

爾雅兕
似牛註

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

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

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

於左軍銜枚溯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

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

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

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攻我

眾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

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

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之大敗之於圍韋昭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

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

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惧夜遁越王追

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

歆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
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
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
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
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
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歆以窮夫差
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

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
如歆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
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
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

一年吳師累敗

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句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

二年越滅吳為句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

史記作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

肉袒膝行而前請

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_中裏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

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人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

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士
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

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劉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烏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

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

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

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

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

吳後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

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

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

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

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

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

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

洛音乃命樂音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

事作操去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

國誅無義之人復讐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

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

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歆伐吳可未耶大夫種

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

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

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

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

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

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迺

國賞無所怯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

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

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
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
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歆去恐勾
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
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
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
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
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

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
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
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歆去徵倖
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
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
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
終歆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

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
於大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
吏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
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
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
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
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
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

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

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分國

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

計不數朔音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

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

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

王愀然变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

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閔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顛大王勿復追也蠱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其天所殛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畀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

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當在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歆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

吳越春秋
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
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

魯國空虛國

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且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心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竒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

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

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
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
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
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
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寺正犯玉門之第八
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

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
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
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
於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
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
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文種屬盧盧當之劍種得劍又嘆曰南陽之
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

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

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

越王葬種於國之

西山

即臥龍山又名種山一名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

也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

周禮冢人立隧

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

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或下外羨上卷夫羨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

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

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

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

臣霸於閩東從瑯琊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

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

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

上卷王僚傳被棠缺之甲帶步

光之劍杖屈盧之矛

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猶矛也建於兵

車長二丈周禮猶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

出死士以

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

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

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

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

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陳操以哀之文種非賢

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

也

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

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

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

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

喪

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家者充常冢也

欲徒葬琅邪

三穿元常之墓中生爍風

爍如火飛貌風飛砂熱如火飛也

吳越春秋 卷十
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

水經註冢中分風勾飛砂射人不得近

踐曰吾前君其不徒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

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

公不如越王之命

按史記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

為秦桓公不知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

公當作厲共公云

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

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

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惧皆

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

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

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

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歆

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二十三年薨

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

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啟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夫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

格格當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

至餘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

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

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

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於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為

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也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昂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